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

經名：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元薛致玄撰。五卷。此書疏解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及其書前之《開題》。卷前有李庭、部時中、馮復三序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疏鈔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略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啟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為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睹奧矣。迺於靜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觀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沂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蹬以陞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荃蹄之外，然後敬為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祕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再三懇請，欲鏤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囑僕為序引，其心俱可尚，故樂為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為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為天地，萬物得一而為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為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謂碧虛子博極早書，敷引廣奧，非讜學護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考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為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恠絡通貫，曲暢旁，巨細畢舉，遂為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

議形容也。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踐等而為之易，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胸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閭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冲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鏗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覺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丐序引，姑為題其端首焉。

大蒙古國歲己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

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蹟索隱，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參真，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祕，象《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氏不言之教，挾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真人為能得之。方其漱藝苑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迨其造道闢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真履實踐有日矣。丁未冬，平凍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真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鸞跨鶴，以崆峒為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而止水湛然，霽月光風，一襟洒落，冰輪玉鑑，胸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為之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摭古驗今，草疑睨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盡真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氏胸懷本趣，燦若日，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耳目惺憾，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真經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睹青天，登崑崙獲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諸生于庭，囑僕曰：真人《道德真經疏義》與老氏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為鏗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為印施，以大其傳，為學者抽關啟鑰，真大惠也。子盍為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為贅贊，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

時己酉無射，寓平凍貢士馮復述。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真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

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真人之所作也，開題者亦真人之所自述也。太霞老人不揆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真人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落戈切。測海，以管窺天，真所謂不知量也。今將開題，大判分為二十門，具列于後。

一者明碧虛真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二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鎡號，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

三者明太上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所據也。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并去周年代也。

六者明關令真人本傳及瞻星望氣，知有聖人度關之兆。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義》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十者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為傅大之真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真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真人始造纂微開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題，既解開題，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碧虛真人所作也。真人姓陳氏，諱景元，字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大父令忱，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府君正擢進士第，解胸許玉切。山令，寓居高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真人季焉。逮除祥而伯仲繼夭，乃介然獨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為師，三年，試經度為道士，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閱《三洞經》，遇高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間，以琴書自娛。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楊使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鼇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為翰林承旨，且喜其來，俾隸籍於瑞雲，由是上宮觀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疊疊不絕。于時公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奏充本觀修撰，遇那王謁真君祠下，召問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設普天大醮，有勁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真靖之號。熙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為獎論，特充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葬親。上時命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比期中太乙宮成，俾陳景元主之。逮還闕，令選舉傅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焚修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責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爛日，聖駕詣宮，朝謁禮畢，於延棋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副道錄，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宮每歲許度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緡二萬錢，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累稠還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允。復有旨主本宮事，令宮史不干預，每歲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勅旨，以九等齋科訛舛，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道士三人備檢討，俾真人考校之。命右諫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束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進封九天探訪使及五嶽丈人，大丞相請真人著衣冠服色位號，真人遂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探訪使為應元保運真君，五嶽丈人為儲福定命真君，所隱有軒日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泊賢士大夫以篇什唱酬迭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錄，附于別傳。在京道宮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內外官觀，主焚修。勤績者充公輒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茲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宮事，歸隱茅山，刊正三洞經法。四方采真之士投迹者熙熙然。久之，科簡巾囊遊嵩少卜鍊丹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為中太乙宮主者而下，以宮之經始，真人有力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

芝木之奉。未幾，朝廷復還右街道錄職。右僕射蘇謂曰：真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內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二卷、《南華經章句》七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寶珠妙義》三卷、《膚解》一卷、《翼真檢後義》一卷、《續高士纂改為《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西昇經》。晚節竭筐，市絳陵，涎神室，烹金液，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俄索沐浴更衣，召門弟子列于前，謂曰：為我寫門狀，云參童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遂練身瞻天門，微叩齒，復坐。命侍者具棧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返吾真宅。言訖，神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隆暑，姿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貴賤，莫不贊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許修真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蛻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塊壙時，忽有三峽蝶栩栩然翔舞於壙之前，乃至移時壙築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為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屈。然推其為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笈，金簡玉書，悉探蹟神奧。至於傳會燕居明敏橫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闕疑，皆別白其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語句野逸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遺德耳。夫真人行事本末，略叙于前。開題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德為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平音。也。室者，奧也。謂玄都寶藏完藏經之奧室也。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探摭藏室之奧典，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老人妄解開題而迷之也。云疏者，疏平音。也，決也。譬之積水壅塞不通，順其流而疏次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分作十二門，而疏次之，使諸學人沿其疏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竟

##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是碧虛之開題也。老子姓李，名耳，字聘，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為二段。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其二明太上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聘，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職。老子者，太上之內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聘，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聘。《廣聖義》引《元君內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博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今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聘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為謚也。耳大而垂曰聘。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恥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聘，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其二曰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寶藏》、《三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言之也。於內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韋類之義。空者，虛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惟空無洞達虛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端無緒，杳杳冥冥，故曰空洞。又曰老君以虛無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復祖，唯道為身，合則成形，散則為氣，稟自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已特然挺出，兆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為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尹君真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乘萬騎，瑤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為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為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宮觀，說法

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平聲。奏罪福，中謁玉晨，校錄九宮，下統三界死生之簿。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凝然常在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上也。代為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出《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人心朴散，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真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祕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末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犧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為師，說《元陽經》，教伏犧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叔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為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柔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荊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祝融時，人食生玲，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為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陶鑄為器，以變生玲，人得保其壽焉。自下三皇以後，伏犧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化天下，漸漸生心辨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犧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叔尊卑，造衣章以別貴賤，作官室以代巢穴，取諸大壯。為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衣薪，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睽。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噬嗑。造書契以代結繩，取諸夬。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又取諸噬嗑。耒耜杵臼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取諸豫。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為說《道德經》及《道戒經》，教以治國治身之道。帝行之，跨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德經》於此為初傳。顓頊時，老君下為師，號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帝譽音酷。時，老君下為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君下為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康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為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為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為師，號真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

，教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次百川而通江海矣。殷湯時，老君下為師，號錫則子，居灑音港，又音尋。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真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為百王師，去作萬天主，象經垂衆號，龍德被韋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去聲。之語，舉其大果云者。莊子《逍遙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藥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云。

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而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或云靈飛。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

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為二節消釋。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聖義》所引《元君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為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為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代代應現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達，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乘日精駕九龍車，化為五色流珠，或云流星，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一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慧者，老君愍時凋弊，乃欲隱聖同凡，反神降生，以救於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為五別。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為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故八十一年不覺為久，此明大聖感孕託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為太上感孕託胎朝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

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曰：其聖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者。夫聘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同凡，反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神變以救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本紀云父姓李，名無果，一名靈飛，一名虔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遙於李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政感空中聖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為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異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漬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媧音瓜。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昂，而生咎繇，咎音皋。繇音姚。生伯翳。伯翳生理徵，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以理為姓。其後子孫或為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氏。理徵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矣。前云指樹為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里，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唯指樹為姓，杜天師以為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為姓似為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為先，生於末代，而不為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育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迹人間，示有始也。誕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按諸經誥前後降生，略有三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為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冑，玉皇之胤，位為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

日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為太一元君。今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衛真縣太清宮，完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為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之陽，為周西伯之師，號鬻鬻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函谷關，又一百七年。上自殷武丁九年，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是故司馬遷稱日在世二百餘年，時人號為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為謬矣。何則？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亦不得與尹真人於函谷關相會，傳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六年也，不著昇天月日。後見西蜀張渠之注《北斗經》云：太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為昇天之日，後至乙卯年分身降於西蜀錦江之濱，託孕於大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微時先勦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為青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者曰：此羊者孰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為我白夫人之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之兒聞喜至即從懷抱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項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被，舉家見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為宅，真一為身，太和降粹，耀魄為人，主客相因，寓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茲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祕要，贏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真圖，玉札係於紫房，炁參太微，解形合真矣。言訖三界聖真千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矚綠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為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真人，從此乃得參侍龍車，遠遊天上地下焉云云。太上昇座，為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傳之所詔，建青羊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生，以為定議。今此開題中所引即是第二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顙，聰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疏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

，及所生之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為二節。其一明太上相貌異常。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故云黃色。廣顙，顙，額也。言其額廣闊。聘耳，耳大而垂曰聘。大目，無所不見曰大。疏齒，齒大而散曰疎。方口，口談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子亦河目海口，皆聖人之異相也。厚唇，唇脣敦實曰厚。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似有三五之字通達之文也。日角月玄，謂兩額間似有日月之形，如日月之在天，無有遠近幽深，無所不照，非實有此日月也。又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鼻有雙骨，言有三竅也。耳有三漏，亦有三竅也。足蹈二午，言足下有二午之文也。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十字之文，亦如大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為治字，此聖人之異相也。蓋稟氣至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況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其二明太上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漬玉牒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陽鄉之北，因立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也。苦縣乃其隸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三十里有天靜官，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官，降生於苦縣太清宮，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為真源縣，中和二年，升為赤縣，至宋真宗朝改為衛真縣，即今之衛真縣瀨陽鄉谷陽鎮太清宮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清宮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濱。此太上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真經藏室慕微閉題科文疏卷之二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霞老人薛政玄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章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潛居卑秩。其二明去周年代。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云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為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年，文王守岐山，為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變邑子

，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為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音嶽。鸞音濯。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為縣之名，鳳翔為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啟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為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為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卑秩，以佐時主也。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章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今汝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侯諸國還，以金頓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牧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為一女子，姿容絕整。行及牧牛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適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奚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為枯骨矣。關令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輒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則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爾。遂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內學星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晝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真人本傳，乃瞻氣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祖流沙。老子曰：汝未得，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一日明度關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跽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日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擎，必手也，跽，跪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內傳》云：真人本為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遂於所居之宅，結草為樓，即今終南山下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關。至昭王時，請出為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史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為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為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聒耳，乘青牛薄章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開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永劫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邪？此二試也。喜曰：今睹聖人真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乎。願不託言，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易，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風夜思存，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為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為老君過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為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為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

，十一年庚午，年內又無癸丑，此為悞矣。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為悅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為俟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為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內傳》云：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為帝說《道》、《德》二經及五茹之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內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為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為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為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為尹真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為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著書，全引此一章為證。昔沖虛真人為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稱為《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為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用莊、列為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按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為尹喜著書為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有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為初傳，帝舜時為再傳，尹喜時為第三傳，漢文帝時為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為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通計二千三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為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為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為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為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

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著此經為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其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祖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獷，頑愚貌。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冉冉升乎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為天皇大帝，故云升乎太微也。《西昇經》云：老君說經既畢，忽焉不見，斯須宮室光燄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一以守元，即仰視睹懸身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誠竟即隱。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乃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道，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凝，定也。釋，廢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九竅混然和而為一也。《列子》又云：心死形廢。故云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言尹真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也。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沖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真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陰陽造化之變，以至分形散影之術，隱顯變通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城。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真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道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一十三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復來中夏，平王乃第一十四王之時也。故孔

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增，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疏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簞笠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為鈞繳音酌。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韶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嚙音脅。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都甘切。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於容成，問道於常縱，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子，年七

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以事其親，或佯自顛仆，輒效嬰兒啼，以悅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時，世為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於容成。《列子》云：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黃帝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關，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為人之師，有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稱也。《禮記》云：夫為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為人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上，為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為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為道德之宗主，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港龍卑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

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卬者，膠西王之名也。

疏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題文已明，別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衛之士何時暫乏。自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亦曰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理已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羲之後，書契始興，漸有法度，道衛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皇五帝以來，三王五霸而下，我太上代代為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慧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為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為五別。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為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

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字兼稱，故號老子。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衆聖為名。子者孳也，以孳生萬物為義。所以老君為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為老子之號。四者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五者委迹和光以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姓為號。老子、鷓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為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爾。夫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君億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為道炁之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為億萬天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劫之前，為道炁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為垂教尊卑之本矣。夫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為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教也。夫為萬天之主，萬教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夫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洎沙之數，無有窮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又《猶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窮，在天為萬天之主，在聖為萬聖之君，在仙為萬仙之總，在真為萬真之先，在

星為天皇大帝，在教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為無為父，或為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灾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牧雅切。苴側雅切。，聖人之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此門中，復分為二。其一論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一者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題云夫人承命，自有通神達見者。見字，疑作變字。神者，伸也。其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示者顯然出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夫人能虛靜則合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者，倏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宗，眾教之祖，自有通神達變之妙，以為大道之主，固非常人所能及也。遂感天地神祇，無不贊仰，千真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良以此歟。其二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蘂石，四曰爐冶石，五曰寒水石，六曰陽起石，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脂。又按《抱朴子》：八石者，丹砂、雄黃、雌黃、石留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此九丹八石者，各有禱鍊之法。玉醴金液，《藏典》有消玉為醴、鎔金作液之法。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藏典》有存三守一，行氣思神，內以鍊藏，外以鍊形，皆修行之法。消灾辟惡，《科典》有祈禱之法。治鬼符籙有驅治考召之法。養性，經教有守靜澄心調習之法。絕穀《經論》有服氣、服丹、服水、服符休糧之法。變化，《洞經》有分形散影，升騰變化之法。厭固洞神教中有禳祀之法。教戒，正一部中有屏絕世務禁忌之法。役使鬼魅。《法籙》有役使鬼神之訣。如上諸法，皆我碧虛真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不可徧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皆大道之土直，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躁絲先須抽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真也，緒譬則贏也，緒猶不真

，況其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真也。土直為糞壤，黃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以為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士苴，聖人之餘事也，不亦宜乎。至至者，道之真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真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息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以此。次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成、康，及昭王時出關，至幽、厲、平、定之世，前後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塵，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為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書也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莊子大宗師篇》云：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真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天，自然也。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康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且常人至此猶曰真人，況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祖，衆教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聘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疏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生之道，可方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技，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云

：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渺渺劫仞，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踞，言垂足踞傲而坐也。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巢，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苜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以天地為室也。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按《丹臺新錄》云：莊子升為太玄博士，乃仙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為道之宗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者。夫方內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切。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音綴。懸疣，以死為決音緩。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雖有妻室子孫，然卒為大道之宗師，人天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為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德真經藏室慕微閉題科文疏卷之四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君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者，爰自周、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欽崇，飾修宮宇，源源不絕，故長安終南之樓觀，乃尹真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至周穆王時，賁音秘。飾宮祠，訪求幽逸之人，杜沖并真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道士七人，迄今八興八廢矣

。又亳州太清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記，故漢有蔡邕碑、邊紹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訛缺不完，莫詳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啟聖宮，當文王時，號變邑子所居之地也。又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宗時，乘青鬃白驪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號啟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問道宮，城父縣之天靜宮，北鄧山之上清宮，處處顯化，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為聖祖者，當高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爾雅》云肇祖元台俛落權輿始也。言太上老君為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夫皇者大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既以滅周一統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將欲垂法後代，上探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美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稱，自茲為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既尊太上為聖祖，仍下詔追贈為聖祖玄元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光宅元年，太后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為先天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中曰洞霄宮，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墳存焉。又至宋真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而不宰，無德可稱，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真源縣為衛真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追贈老子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傳授尹君真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為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尊此二篇，故升之為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之一字，當是關尹

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逐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為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么几四子，本為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至德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為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為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為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官然難言，有物混成，故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疏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義也。題云夫道寶然難言哉，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寶然，深奧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奧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寶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奧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官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為義，故訓通也。又曰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真性也，末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真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所可尊敬者，道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於我而不喪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之。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花果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生。非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則者也。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於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體也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

，亦不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無用為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辨。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故司馬遷云：為陰陽者繁而致惑，為儒者博而多慮，為墨者苦而傷性，為名者華而少實，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為大道焉。清虛無為，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為清尚焉。故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

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先賢，且仍舊貫。

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正明經訓之義。其二明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一曰正明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證聖成真也。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眾生，為學者之津梁，登真之徑路也。三法者，言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為群生之楷苦駭切模，衆聖之法式也。四常者，言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此四義，總稱為經，其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龍書鳳扎，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刊玉鑄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羸妙不同，皆玄聖真訣，為治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消石化，而我《道德真經》垂世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以為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真之法式，故曰經也。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云，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詳

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用之實不可散也。真實凝然之謂體，謂妙體也。應變隨機之謂用，謂妙用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二，咨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寒其兌，閉其門，穀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謂陞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疏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以遺後學爾。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道德之宗本。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其一明道德之宗本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夫重玄為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也。自然為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道德為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逐文之義，各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歸者，言此《道德真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時道士竇略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朱練女救切、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頤、李榮、車玄弼、張慧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為治家治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稟學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指之中，孫氏為妙。夫此碧虛真人纂微者，亦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修之國則無為無事，自致太平。修之家則六親和睦，萬禍不侵。修之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乎上士勤人，守之抱之，常為法式也。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云云，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為證，各於逐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開元御疏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

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閉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為四別。一者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二者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者心繫善念，謂之善想。四者心繫惡念，謂之惡想。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為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閉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正真，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真性，緣想俱忘，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閉緣息想也。處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真諦，玄妙幽微，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者也。迷悞一作開悟。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稟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皆本經之文，各於逐章消釋。是乃至微至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遊其廊廳者，自以為升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為五別。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者見素抱樸，虛心實腹，漸教也。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滿教也。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為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日暢乎。其言邇者，《廣聖義》云：邇，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日邇乎。游其廊廢者，自以為升堂睹奧者，《廣聖義》云：廊者堂前之步廊也。廢者堂下也。奧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初睹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奧，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

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真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輒，專也。乃碧虛白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輒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真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探而錄之，以為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真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真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燭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為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為門戶而易入之也。但請穎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為幸甚。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竟